

“馆阁体”束缚个性

好比一台机器，它能制造出来的产品，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型，这难道不是艺术创作的大忌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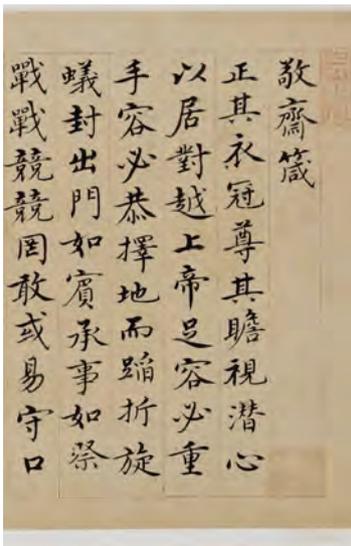
□ 撰稿 | 喻 军

明代翰林侍讲学士沈度，能写一笔雅洁灵秀、结体紧密的小楷字，被明成祖朱棣誉为“我朝王羲之”，擢为翰林修撰等。有皇上的加持，沈度身价陡升，亦被称为“馆阁体第一人”，效仿其书风者不计其数，此即为“台阁体”之滥觞期。

庙堂喜欢这样的书风，当然是可以理解的，那温润娴雅、圆融秀擢的美感，不正是世道太平、管理有序和物阜民丰的体现吗？拿画类比，清初个性鲜明的“四僧”，受欢迎程度自然要远逊于四平八稳的“四王”，也是同理。馆阁体作为科举考试的通用字体，以“乌、方、光”为书写要素，表面上看，形成一套合乎规范的样式。“乌”就是字要黑，最好黑得发亮，不能淡而无神。所谓“墨分五色”和“雅淡”之趣，看来只适用于绘画而与馆阁体“不搭”；

“方”即字体要方正，且大小一致、格式统一，像“一个模子”里刻出来的。记得过去练小楷时，用的也是密密麻麻的小方格纸或者等距离直线无格纸，否则很难保证字距、字行的整齐划一；“光”自然指纸面和用笔的光洁流利，什么枯干虬曲、古拙雄强都与馆阁体的趣味大相径庭。好比要求一个人，不能太棱角分明、情绪波动或者“妄炫己意”，举手投足须按既定的一套招式来，想想也累！

馆阁体之所以被视为泯灭个性且差点断了书法的“慧命”，是因为它的束缚性



馆阁体书法。

太强，无法体现书写的畅神和情感的律动，实可谓“千人一面”。不妨对“乌、方、光”再作解读：“乌”者，虚实、浓淡就不见了；“方”者，疏密参差、大小对比随即遁形；“光”者，与厚拙的碑体书风难以兼容，甚至水火不容。我在想那些力倡碑学后又考上进士者，想必在考场内也不得不“屈从”于馆阁体吧？为求取功名，那些很有审美能力的读书人，或许都曾有过一番内心的纠结，可一旦面对现实，就不能不有所割舍，不能不练就两套家伙事：一套“绣花针”；一套“自家拳”，前者为应试，后者成为信札、诗文的日常书写中随手拈来的笔体。

不能说“馆阁体”一无是处，作为精美的小楷，其严谨规范的一面，对于初学者仍值得借鉴。说实在没有楷书功底和多年的苦练，也很难把它写好。但总的来说，馆阁体毕竟不能以书法的高端形态视之。作为一种通用字体或考试字体，其循规蹈矩、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书写样式，实与“文人性情”和“个性化”的审美追求格格不入，与书法境界的超拔也相去甚远。它最大的弊端或曰不足在于，每个字都像是固化的模式，很少有新奇跌宕的美感。当你知道它的书写内容时，便能想见千篇会是什么样了，不会为你带来别致的审美愉悦。好比一台机器，它能制造出来的产品，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型，这难道不是艺术创作的大忌吗？**■**

信息

游刃乾坤——近现代海派篆刻的崛起

近日，“游刃乾坤——近现代海派篆刻的崛起暨来楚生 陈巨来 叶潞渊篆刻学术特展”在程十发美术馆举办。此次大展是上海中国画院近年来举办的首个篆刻专题展，呈现“颉颃吴齐”“第一希有”“潞璋琼渊”“西泠风来”“谁主沉浮”五个单元共计264件（组）篆刻、书画作品及文献。展览在回望来楚生、陈巨来、叶潞渊三大海派篆刻名家异彩纷呈的艺术历程之外，还呈现中国近现代篆刻艺术流变中海上印坛先驱们的熠熠星光。